

## ■ 历史地理学研究

战国至西汉郡县制在鄂尔多斯高原  
的建立、发展与分布

艾 冲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 战国时期,赵、秦两国创立的郡县两级行政区划建制被推广至鄂尔多斯高原地域。赵国郡县制出现在鄂尔多斯高原的时间至迟应在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前300)。秦国在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前271)吞并义渠戎政权后,郡县制也推行至鄂尔多斯高原地域南部。秦统一天下后,增置九原郡,并向北扩展北地郡、上郡的辖域,形成四郡并存的行政区划格局。西汉于元朔二年(前127)后相继重置九原郡——更名为五原郡,增置朔方、西河两郡。此后,形成北地、上郡、西河、云中、五原和朔方6郡分治的政区格局。元狩三年(前120),在“河南地”创建五个匈奴族属国作为特殊行政建制。此外,朔方州刺史部的监察区域包括北地、上郡、西河、朔方、五原5个郡级地方高层行政单位。

**关键词:** 历史政区地理; 郡县制; 鄂尔多斯高原; 属国都尉府

**中图分类号:** K231; K92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14)06-0019-07

**收稿日期:** 2014-07-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1&ZD097)

**作者简介:** 艾冲,男,陕西周至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鄂尔多斯高原,亦称“河套”地区、“河套”高原。鄂尔多斯高原地域历史时期郡县两级行政区划建制的出现是在战国时期。其后,历经秦朝、西汉两个时期,地方行政区划经历郡县建制单位逐步增加、管辖区域调整,乃至演变为东汉州郡县三级制的进程。其发展演变的时间和空间过程诸多细节,今人已不甚清楚,实有复原该时段历史政区地理真相的必要。本文试作探究,就教于学界大家。

## 一、战国时期郡县两级政区建制的 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区的创立

论及鄂尔多斯高原历代行政区划的发展与演变,必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距今2300年前,赵、秦两国对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之银川平原与河套平原的开拓与经略,成为郡县两级政区出现在鄂尔多斯高原的序幕。赵、秦两国创立的郡县两级行政建

制推广至鄂尔多斯高原,从而使本地区进入中国政治历史的新纪元。

(一) 赵国创建郡县制于阴山南麓与鄂尔多斯高原——云中郡与其属县

赵国国君赵武灵王在推行“胡服骑射”变革之后,向北拓展疆土,并在北疆创置郡县两级管理体系。据《史记》载:“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赵国创置三郡的时间至迟应在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前300)。《史记·赵世家》载: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sup>[1] 2885</sup> 据此可知,是年已置云中郡。其中,云中郡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驻地东北40里的古城村古城。其辖域既包括今大青山与乌拉山南、黄河北的狭长平原地带,也包括黄河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北部,略当今达拉特旗和准

格尔旗的北部。

赵国的云中郡管辖的属县究竟有多少?今难得其详。仅知其属县之一——九原县,其治城即今包头市九原区的麻池古城。其他属县何名?治所何地?尚待今后续探。

但是,赵国在鄂尔多斯高原的控制范围还包括“榆中”地区在内。

赵国的“榆中”地区究竟在哪里呢?《史记·赵世家》载:赵武灵王“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归,……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据此,“榆中”就是“林胡王”部落游牧地区。赵国此次征服“林胡王”部落,将该地区合并入赵国版图。<sup>[1] 1811</sup>赵武灵王二十年,即公元前306年。“致其兵”的“致”,动词,意为招引、得到、获取、接收。

“榆中”地区位于“西河”的西方。战国时期赵国人所谓“西河”,即指今山、陕两省间的黄河峡谷河段。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林胡王”部落游牧的“榆中”地区居于黄河之西。赵武灵王在推行“胡服”之前,曾于十九年(前307)西行登上黄河东岸的黄华山,纵论赵国面临的天下形势。《史记·赵世家》曰:“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之]议天下,五日而毕。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无穷,西至[西]河,登黄华[山]之上。召楼缓谋曰‘……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吾欲胡服。’楼缓曰‘善’。群臣皆不欲。”<sup>[1] 1811</sup>赵武灵王伫立在黄河东岸的黄华山上与楼缓讨论赵国面临的宏观政治环境时,提到“西有林胡、楼烦”,表明这两个族群活动在他脚下的黄河以西,也就是今鄂尔多斯高原。因此,“榆中”地区必定在今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是岁,赵国展开“遂胡服招骑射”的变革。

至赵武灵王二十年(前306),就取得“胡服骑射”改革的辉煌战果。赵军“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前300),向西北略地达阴山南麓,即“攘地……西至云中、九原”,攻取今内蒙古土默川平原及附近地方。二十七年(前299),“五月戊申,大朝于东宫,传国,立王子何以为[赵国]王。……是为惠文王……武灵王自号为主父”<sup>[1] 1811-1812</sup>。

其时(前299),赵武灵王的战略构想是完全夺取林胡、楼烦游牧的“榆中”地区(今鄂尔多斯高原东部),并据此为跳板而南下攻取秦国北部地区。史载:“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着]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驰[骋]已脱关矣。审问之,

乃主父也,秦人大惊。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sup>[1] 1812-1813</sup>在此次赵武灵王(主父)隐瞒真实身份访问秦国而能迅速脱身,即所谓“主父驰已脱关矣”,其实是非常危险之举。他隐身于内的赵国使团从云中郡九原县(今包头市麻池古城)出发,南经“榆中”地区,再进入秦国境内。使团返回时必然循原路而行,因为“主父”的主要目的是“欲自略地形”,即侦察军事地理形势。

赵惠文王二年(赵武灵王二十九年,前297),赵国完全吞并“楼烦王”部落所在地区。是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地],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在接收“楼烦王”部落地区后,赵国完全控制着“榆中”地区。赵惠文王三年(前296),赵军“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sup>[1] 1813-1814</sup>。肤施,属于赵国“榆中”地区南部的城邑,故城即今榆林市榆阳区鱼河镇米家园城址。延至赵惠文王三十五年(秦昭王三十六年,前271),肤施城被秦国兼并,划归上郡。赵惠文王四年(前295),主父因内乱被困死于沙丘宫。<sup>[1] 1815</sup>赵惠文王十六年(前283),苏厉致信游说赵王曰:“……秦之上郡近挺关,至于榆中者[一]千五百里”<sup>[1] 1818</sup>。可知,秦国的上郡辖区是年尚局限在今陕西延安市域南部。赵国的挺关,处在“榆中”地区的南部边缘,当在今大理河北侧山区。有的学者认为,“挺关”故址在今榆林市榆阳区牛家梁村西侧、榆溪河畔的瓦片梁遗址;或曰在今榆阳区榆溪河上游东支流——五道河源头附近。两说皆过于偏北,在此不予采信。若自秦国上郡驻地——今陕西甘泉县境起算,至赵国“榆中”核心地区所在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驻地——阿勒腾席热镇,约合《史记》记载的秦上郡城至赵“榆中”1500里之遥的记载。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榆中”地区亦应在云中郡管内。“榆中”区域的探索,成为史学界多年来孜孜努力而未能破解之谜题。综合前所引《史记·赵世家》的记载可知,“榆中”地区在“西河”(今山、陕黄河峡谷)之西、“挺关”(在今大理河北侧)之北、今东胜梁之南地带,包括今榆溪河、葭芦河、秃尾河、窟野河、皇甫川在内的区域。“肤施”很可能是赵国云中郡属县之一,故城在今榆阳区鱼河镇米家园城址。而赵武灵王乔装成赵国使团成员赴秦国都城咸阳窥探其虚实之举,也可证明由云中郡九原县南下必经“榆中”区域,方可进入秦国边境。这就反证赵惠文王十六年(前290)前“榆中”属赵国。<sup>[1] 1813</sup>既然如此,“榆中”区域自然归属云中郡管辖无疑。

(二) 秦国推行郡县制至“河南地”——创建北地郡和扩展上郡的辖域

秦国在秦昭襄王三十六年(赵惠文王三十五年,前271)发动吞并义渠戎部族政权的战争,一举灭之。遂在义渠戎故地及其属部所在地区建置北地

郡;并乘胜向北开拓,将统治范围扩展至今陕西榆林市域和内蒙古准格尔旗与伊金霍洛旗东部,置于上郡的管治下。

### 1. 创立北地郡

北地郡创立于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前 271)。据《史记》载:“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同书亦载:“当是时,[秦]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怀王幽死于秦。……于是,范雎乃得见于离宫,详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昭王至,闻其与宦者争言,遂延迎,谢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会义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请太后。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范雎辞让。”<sup>[1] 2 885</sup>所谓“义渠之事”,即指秦国起兵消灭义渠戎国之战。建置三郡即在该战后的同年。此时,在秦国开置的三郡中,北地郡、上郡的管区已伸入鄂尔多斯高原南部区域。

北地郡创立之初,治义渠县(今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管辖区域包括今甘肃省陇山以东的平凉、庆阳两个地级市域,以及宁夏固原市、吴忠市域的局部。其中,北地郡北境应伸至胸衍戎活动区域(今宁夏盐池县、陕西定边县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南部地),并建置胸衍县(或作胸衍,故城即今宁夏盐池县北部的张家场古城)。早在秦昭王之前,秦国势力已伸达这个区域。其后,胸衍戎活动区域一直在秦国控制下。史载,公元前 246 年,“秦孝文王五年,游胸衍(县境),有献五足牛者”。颜师古注“曰:‘胸衍,地名,在北地。胸音许于反’。”<sup>[1] 1 447</sup>可证“胸衍”乃战国时期秦国北地郡属县之一。在此需要辨正的是,秦孝文王在位仅一年而逝世,由秦庄襄王继承王位,在位 4 年谢世,由秦王政(后称秦始皇)继承王位。因此,秦王嬴政即位之年,即公元前 246 年。北游胸衍县地者,非秦庄襄王,即秦王政也。“胸衍县”位于今泾河与山水河的分水岭以北,属于鄂尔多斯高原南部范围。

### 2. 扩展上郡的辖境

上郡建制并非创自秦国,乃继承魏国上郡而来。魏国的上郡辖域原在今黄土高原上,即今陕西延安市域南部和铜川市域。秦国在商鞅变法后,积极东进,攻击魏国在黄河以西的西河郡、上郡两个地区。秦惠文王八年(魏惠王后元六年,前 330),秦军先夺取关中东部的魏国西河郡地。<sup>[1] 206</sup>至秦惠文王十年(魏惠王后元八年,前 328),魏国在黄河以西地区已呈势穷力竭之态,于是“魏尽入上郡于秦”、“尽纳上郡十五县于秦”<sup>[1] 1 848</sup>。正如《史记》称:秦“惠王击魏,魏尽入西河[郡]及上郡于秦。”<sup>[1] 2 885</sup>

自秦惠文王十年(前 328)起,秦国接管魏国的上郡,作为其地方行政单位。及至秦昭襄王三十六

年(前 271)吞并义渠戎部族政权后,秦国将上郡管区向北大幅度扩展,推移至陕西榆林市域的靖边、横山、榆阳、神木诸县境,及内蒙古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境,即赵国的“榆中”地区南部。在此期间,上郡驻地向北迁至肤施县城,即今陕西榆林市榆阳区鱼河堡镇米家园城址。

### (三) 郡县制出现在鄂尔多斯高原的历史意义

《史记》论述秦、赵、燕三国创置郡县制、构筑长城之后称:“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sup>[1] 2 886</sup>战国时期,赵国、秦国相继于公元前 306 年、公元前 271 年进入今鄂尔多斯高原,并先后于公元前 300 年和公元前 271 年创立管辖至该区域的郡县体系,即赵国的云中郡、秦国的北地郡、上郡,以及其诸属县。

郡县制作为初期封建国家的地方行政区划和行政建制单位,一切军政财经事务听命于中央政府,官员的任免与考核权也由后者掌握,从而建立起中央与地方的新型隶属关系,开创了地方管理制度史的新纪元,使国家机器的职能更加完善。正因如此,鄂尔多斯高原的历史从此进入新的阶段。

## 二、秦代鄂尔多斯高原及邻区郡县建制的发展

公元前 221 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国通过军事手段吞并山东六国,建立政治统一的秦帝国。秦始皇三十二年(前 215),秦始皇遣将军蒙恬率军十万北击匈奴。《史记》载:“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渡河,据阳山、北假中。”<sup>[1] 2 886</sup>秦朝接管且控制了“河南地”,即今鄂尔多斯高原,以及毗邻的贺兰山和阴山地区。

### (一) 接管赵国的云中郡、析置九原郡

秦在统一战争中,相继接管山东六国既有的郡县建制单位,同时增置新的郡县建制。

秦灭赵后,接管赵国的北疆三郡——代郡、雁门郡和云中郡及其属县,特别是接管云中郡及其属县。因此,云中郡建制仍存,其治城亦照旧。惟有管区较前有收缩,只包括今土默特右旗及其以东区域。其沙南县位于黄河之南,即今准格尔旗北部之地。

秦朝并在云中郡西部的九原县城增置新郡——九原郡。据《汉书·地理志》载:“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sup>[2] 1 619</sup>九原郡的增置时间,应是在秦始皇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前 215—前 214)间,即蒙恬北征期间。九原郡既已增立,其治城(今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麻池古城)遂成为秦帝国北疆的军政中枢——最重要的城市。由都城咸阳

延伸而来的国道——“直道”，直达九原郡城，使之更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sup>[3]</sup>

九原郡的管境，既包括原云中郡之西境黄河南北之地，也包括秦朝新取得而“徙谪戍以充之”而“筑四十四县城临河”的“河南地”北部地区，以及“又渡河据阳山、北假中”的地带。该区域相当今内蒙古包头市境、固阳县、达拉特旗、准格尔旗西北部、杭锦旗、鄂托克旗北部、磴口县、杭锦后旗、临河区、五原县和乌拉特前旗，以及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的狼山南北地区。这个区域包括狼山山脉秦代长城以南的后套平原、鄂尔多斯高原都思兔河北侧的分水高地和东胜梁以北的区域。秦朝向该区移入为数众多的内地人口，以充实塞下空旷地带，即“徙谪戍以充之”。

## （二）北地郡管区的北扩

秦朝继续沿袭战国时期创立的北地郡（治义渠县城，今甘肃庆阳市西峰区）建制，并将其管区扩张至今宁夏平原和“河南地”西南部地区。突出的事例就是增置富平、灵武两县于今宁夏平原。<sup>[2] 1616</sup>富平县故治在今吴忠市利通区扁担沟镇扁担沟村古城。灵武县故城在今青铜峡市西北部的邵岗镇附近。两县创立时间当在公元前214年（一说在西汉初年）。<sup>[4] 27,36</sup>廉县可能也系秦代所建，但对此尚无确凿证据。

可以肯定的是，秦代北地郡管区西部扩展至今宁夏平原地区，可能达至该平原北缘；其东部则向北扩展至今鄂尔多斯高原的都思兔河流域，北界略当今鄂托克旗北部的木凯淖尔乡、沙井镇、新召苏木、阿尔巴斯苏木所在分水高地一线。

## （三）沿黄河创置三十四县城（一说四十四县城）

所谓“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是指在西南自“榆中”（今甘肃兰州东）起始，循黄河内侧向北、再向东直抵“阳山”（今内蒙古乌拉山与大青山系）止的地带，秦朝创建34个建制县（或谓44县城）。然而，关于这“三十四县城”的名称和方位，因秦朝末年咸阳遭受战火焚毁，秦朝档案尽亡，史书无载，遂使后人无法定位。

若以今鄂托克旗北部的桌子山、阿尔巴斯苏木与沙井镇所在分水高地为界，“四十四县城”分布区的南半部应属北地郡、北半部实属九原郡管辖。

史书仅留下若干障城的名称，诸如“神泉障”、“浑怀障”（今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黄里岗村南、兵沟遗址）、“翁龙障”、“埤是障”、“原高障”、“田辟障”等等。<sup>[2] 1616-1619</sup>但是，障城和县城在名称上显然有别。至于其功能有无重合之处，就目前可见资料而言，尚难肯定。因此，我们期待在鄂尔多斯高原西、北边缘地带的考古调查或考古发掘的新材料，以

提供新的可靠证据。

## 三、西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及邻区郡县两级政区的调整与发展

在秦末汉初的战乱期间，“河南地”再度被匈奴部落占据。正如《史记》所载：“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谪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sup>[1] 2887-2888</sup>即所谓“……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者斩，遂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后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于是匈奴贵人大臣皆服，以冒顿单于为贤。”<sup>[1] 2889-2893</sup>

### （一）西汉政府在鄂尔多斯高原及后套平原增置朔方郡

西汉王朝建立伊始，北疆形势不稳。数年间，相继出现陈豨、韩王信、卢绾叛降匈奴的事件。

特别是“平城之围”后，汉高祖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即“汉亦引兵而罢，使刘敬结和亲之约”。所谓“和亲之约”，指“是时，匈奴以汉将众往降，故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于是汉患之，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sup>[1] 2895</sup>。其后，孝惠帝、吕太后、孝文帝、孝景帝时期仍实行和亲政策。同时，汉朝平定陈豨、韩王信和卢绾之乱。

在此期间，汉朝未能稳定有效地控制“河南故塞”以北地区。

#### 1. 继承秦朝诸郡

西汉初期，云中郡仍在汉朝控制中。据《史记》载：“居无几何，陈豨反，又与韩[王]信合谋击代。汉使樊噲往击之，复拔代、雁门、云中郡县，不出塞。”<sup>[1] 2895</sup>据此可知，汉朝初年，仍控制着鄂尔多斯高原东北部及黄河对岸的云中郡地区。

上郡、北地郡也在汉朝控管之下。《史记》载：“至孝文帝初立，复修和亲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略人民。”<sup>[1] 2895</sup>可见，上郡建制依旧存在。再如：“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老上]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郡]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sup>[1] 2901</sup>据此可知，汉朝控制着北地郡地区。惟有秦代九原郡之地——“河南地”被匈奴右贤王诸部占据。

上郡的管区在尚未析置西河郡的时期——汉高

祖元年(前206)至武帝元朔四年(前125)的82年间,辖域分布在秦昭王长城之内、今山陕黄河峡谷之西,元朔二年(前127)北扩至今东胜区北界一线。<sup>[5]</sup> 图幅5-6:秦关中诸郡在元朔四年(前125)析置西河郡后,上郡的管区北界收缩至乌审旗北界一线、东北界收缩至今秃尾河中游及葭芦河一线。其原先辖域的北部被划归新建的西河郡。<sup>[5]</sup> 图幅17-18:并州、朔方刺史部

北地郡管区在尚未析置安定郡的时期——汉高祖元年(前206)至武帝元鼎三年(前114)的93年间,辖域包括今甘肃榆中县至宁夏中卫段黄河及其北方的贺兰山脉以东、陕甘两省间的子午岭和内蒙古乌审旗西界的阿拉陶勒盖山梁以西、岐山以北、都思兔河以南的区域,北界略当今鄂托克旗北部的木凯淖尔乡、沙井镇、新召苏木、阿尔巴斯苏木所在分水高地一带。北邻朔方郡境、东接上郡之地。<sup>[5]</sup> 图幅5-6:秦关中诸郡在析置安定郡后的时期——武帝元鼎三年(前114)至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的110年间,其西界向东移至今宁夏大罗山、牛首山、贺兰山一线,其他三面界限依旧。<sup>[5]</sup> 图幅17-18:并州、朔方刺史部

## 2. 重置九原郡,增置朔方郡

在汉军于元朔二年(前127)通过“河南之战”收复“河南地”后,汉朝就在“河南地”及毗邻区重置九原郡,并改称“五原郡”;其治所仍在九原县城(今包头市九原区麻池镇麻池古城)。<sup>[2]</sup> 1619

与此同时,西汉析出秦代九原郡西部,增建一个新郡——朔方郡。《汉书》载:元朔“二年……春正月……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sup>[2]</sup> 170《史记》载:“其明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是岁,汉之元朔二年也。”“匈奴右贤王怨汉夺之河南地而筑朔方,数为寇,盗边,及入河南,侵扰朔方,杀略吏民甚众。”<sup>[1]</sup> 2906-2907所谓“筑朔方”,即指构筑朔方县城,作为朔方郡治城。朔方郡创立之初,治朔方县城(今杭锦旗独贵特拉镇西南那林霍拉霍遗址)。

关于元朔二年(前127)建立朔方郡的军事背景和具体过程,史书记载详略不一。《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云:元朔二年,汉廷“令车骑将军[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户封青为长平侯。青[之]校尉苏建有功,以千一百户封建为平陵侯。使[苏]建筑朔方城。”“将军苏建,杜陵人。以校尉从卫将军青,有功,为平陵侯,以将军筑朔方。”<sup>[1]</sup> 2923,2943亦见《汉书·武帝纪第六》:元朔“二年……春正月……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

千级。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同年夏季,“募民徙朔方十万口”<sup>[2]</sup> 170。据此可知,苏建是朔方郡诸城营造工程的总指挥者。

当时,汉廷内部曾就是否创置朔方郡、营筑朔方郡城出现激烈的争论。争论双方分别是以公孙弘为代表的反对方、以朱买臣和主父偃为首的支持方,争辩的结果是朱买臣获胜。史载:“元朔三年,张敖免,以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置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疲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于是,天子乃使朱买臣等难弘[以]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如是,愿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上乃许之。”元朔三年(前126)春秋两季,相继“罢苍海郡”、“罢西南夷”两个方向的边疆经略活动,全力构筑朔方郡诸城,即“城朔方城”。<sup>[2]</sup> 171在这场大讨论中,主父“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上览其说,下公卿议,皆言不便。公孙弘曰:‘秦时常发三十万众筑北河,终不可就,已而弃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计,立朔方郡。”<sup>[1]</sup> 2961-2962,2950

元朔二年(前127)所置朔方、五原两郡,具体情况存在差异。五原郡是秦代九原郡的重置与更名,而朔方郡是汉朝增置的郡级单位。

朔方郡的管区范围,略当今东胜梁以北、狼山与查石太山脉以南、毛布拉孔兑沟与黄河北至乌不浪山口以西、乌兰布和沙漠及其以东的区域。《中国历史地图集》有关朔方郡的南界及东界的标绘存在不妥之处。<sup>[5]</sup> 图幅17-18:并州、朔方刺史部

五原郡的辖域在朔方郡以东,即毛布拉孔兑沟与黄河北至乌不浪山口以东、呼斯太河与五当河及昆都仑河源头以西、东胜梁以北、阴山秦汉长城以南的区域。《中国历史地图集》有关五原郡的南界及东界的标绘也存在不妥之处。<sup>[5]</sup> 图幅17-18:并州、朔方刺史部

## (二) 西汉在鄂尔多斯高原中东部析置西河郡

战国时期,魏国曾置西河郡。但是,彼西河郡非此西河郡,只是政区名称相同而已。两者不仅建置时间不同,而且其建置地区也明显不同,并无承袭关系。西汉析置西河郡之际,魏国西河郡早就存。

据《汉书·地理志》载,西河郡析置于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sup>[2]</sup> 1618其建立时间较朔方郡大约晚两年。西河郡建置之初,治平定县城(今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红庆河古城)。西河郡辖域横跨黄河东西地带,东半部兼有今山西省吕梁市、忻州市局部区域,包括今山西石楼县以北,孝文、汾阳、岚县、五寨以西,偏关、河曲以南之区域。其西半部相当今陕西延安市、榆林市濒临黄河地带,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东胜区、杭锦旗东南部、鄂托克旗东部和达拉特旗南部诸地。<sup>[5]</sup> 图幅17-18:并州、朔方刺史部

在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析置西河郡后,其辖域除黄河以东部分外,在鄂尔多斯高原的管区范围,南抵秃尾河上游及乌审旗北界附近、西至鄂托克旗沙井镇西侧与柴登河一线、北界在东胜梁北缘、东限于黄河。《中国历史地图集》有关西河郡的南界、西界及北界位置的标绘存在不妥之处。<sup>[5]</sup> 图幅17-18:朔方、朔方刺史部

(三) 属国建制在鄂尔多斯高原的创立及“匈奴都尉”建制

关于“属国”定义,《汉书》颜师古注曰:“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sup>[2] 177</sup>。但此说有误,“而属汉朝”是实,但“存其国号”则为虚语,因为匈奴部落本无国号,又焉能存其国号呢?实际上,应是全其部落、集中聚居、保持匈奴族固有社会架构与风俗文化而属于汉朝,故曰属国为妥。

#### 1. 属国制在鄂尔多斯高原的创立

元狩二年(前121),骠骑将军霍去病发动“河西之战”,给匈奴右部以重创。同年秋季,匈奴右部的昆邪王率本部和休屠王部牧民4万余人归降汉朝。即是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原居]地为武威、酒泉郡”<sup>[2] 176-177</sup>。其年,汉朝所建置五个匈奴族“属国”特殊政区,并未指明其具体名称。但参照《汉书·地理志》相关郡县资料的记载,可知匈奴族五个属国的大多数分布在今鄂尔多斯高原地域。这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载:安定郡属国都尉治三水县城(今宁夏同心县红城水古城),上郡属国都尉治龟兹县城(今内蒙古乌审旗敖包淖尔古城),西河郡属国都尉治美稷县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暖水镇榆树壕古城),五原郡属国都尉治蒲泽县城(今达拉特旗白泥井镇城圪梁村附近);以及毗邻今鄂尔多斯高原的金城属国,其都尉府治勇士县城(在今甘肃榆中县境)。若不计入金城属国,则西汉中后期鄂尔多斯高原共建置四个匈奴族属国。实乃元狩二年(前121)创置的五属国之绝大多数。这就表明:“河南地”是西汉王朝安置归降匈奴族游牧民的主要区域。

与此同时,汉朝一方面减少边疆驻军数量,即元狩三年(前120)秋,汉朝“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半”;另一方面继续向边疆地区大规模迁入内地的贫苦农民,以充实空旷之地,发展边疆社会经济。截止元狩“四年(前119)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上郡、西河、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五年春,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疆)。”<sup>[2] 178-179</sup> 平均计算,每郡接收的内陆地贫民人数约为14.5万人。据此合计,北地、西河、上郡4郡共接收内地人口达43.5万人。若除去非本区域诸县人口约20万人,

则有23.5万人迁入今鄂尔多斯高原地域。

#### 2. 关于“上郡匈奴都尉府”的管理机构

除专门安置匈奴族牧民的“属国”建制单位之外,西汉时期的鄂尔多斯高原也存在管治匈奴族人口的上郡匈奴都尉府建制。上郡匈奴都尉府,治塞外匈奴障(今鄂托克前旗城川镇大场子村古城址)。塞,指战国时期秦昭王长城。塞外,即塞北。大场子村古城址恰好位于秦昭王长城之北。

至于“葆塞蛮夷”族群,史书记载无多,应归上郡政府管理。

#### (四) 附论:监察区域——朔方州刺史部的设置

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将全国分划成13个大区,形成十三州刺史部的现实监察区划制度。据《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五年“冬,大司马大将军[卫]青薨。初置刺史,部十三州。”<sup>[2] 197</sup> “部”者,监管也,监督也。汉朝设置十三“州刺史”的动机,就是监督地方郡县两级军政官员,以及地方豪强的违法行为。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西汉时期的“十三州”并非行政区划。

在十三州监察区划中,地理位置在最北方者乃朔方州刺史部。朔方州刺史承担着巡查、监督本区域5个郡级行政单位的重大责任。这五郡是:北地郡、上郡、西河郡、朔方郡、五原郡,分布在今鄂尔多斯高原和毗邻的阴山以南、贺兰山以东地带,以及黄土高原北部区域。<sup>[2] 1616-1619</sup>

## 四、结 语

鄂尔多斯高原地域历史时期郡县两级行政区划建制的出现是在战国时期。秦、西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地域郡县两级政区格局呈现动态时空发展与变化。

赵、秦两国对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之河套平原与银川平原的开拓与经略,成为郡县两级政区出现在鄂尔多斯高原的序幕。其后,赵、秦两国创立的郡县两级行政建制被推广至鄂尔多斯高原地域。赵国郡县制出现在鄂尔多斯高原的时间至迟应在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前300)。而在赵武灵王二十年(前306),赵国就合并了林胡、楼烦诸部活动的“榆中”区域。秦国在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前271)吞并义渠戎部族政权后,郡县制也推行至鄂尔多斯高原地域南部。

秦统一天下后,增置九原郡,并向北扩展北地郡、上郡的辖域,形成四郡并存的行政区划格局。

西汉在继承秦代北地郡、上郡、云中郡建制的基础上,元朔二年(前127)后相继重置九原郡——更名为五原郡,增置朔方、西河两郡。此后,形成六郡分治的政区格局,诸郡的边界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动。元狩三年(前120),在“河南地”创建五个匈奴族属

国作为特殊行政建制。安定郡属国都尉治三水县城(今宁夏同心县红城水古城),上郡属国都尉治龟兹县城(今内蒙古乌审旗敖包淖尔古城),西河郡属国都尉治美稷县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暖水镇榆树壕古城),五原郡属国都尉治蒲泽县城(今内蒙古达拉特旗白泥井镇城圪梁村附近);以及毗邻今鄂尔多斯高原的金城属国,其都尉府治勇士县城(在今甘肃榆中县境)。上郡匈奴都尉府,治塞外匈奴障(今鄂托克前旗城川镇大场子古城址)。朔方州刺史部的监察区域,包括北地郡、上郡、西河郡、朔方郡、五原郡五个地方高层行政单位。

## [参 考 文 献]

- [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3] 魏坚,郝园林. 秦汉九原——五原郡治的考古学观察[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4).
- [4] 杨森翔. 城市记忆[M]. 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08.
- [5]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M].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介永强]

# Establishment, Development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System of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in the Erdos Tableland Between the Period of Warring Kingdoms and West Han Dynasty

AI Cho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Shaanxi)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Warring Kingdoms, the system of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established by the Kingdoms of Qin and Zhao was introduced over the Erdos Tableland. The system of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was introduced to the part of Erdos of the Kingdom of Zhao as early as the 26th year of King of Wuling(300 BC), while it was enforced in the south of the Erdos Tableland after the Kingdom of Qin annexed the barbarian regime in Yiqu in the 36th year of King of Zhaoxiang(271 BC). After the Kingdom of Qin united the Chinese nation, it formed a four-prefecture executive pattern by founding Jiuyuan prefecture, and extending its scope of government to Beidi and Shang prefectures. The West Han Dynasty re-established Jiuyuan prefecture—renamed as Wuyuan prefecture later—and added the prefectures of Shuofang and Xihe in the 2nd year of Yuanshuo(127 BC), hence the six-prefecture executive pattern of Beidi, Shang, Xihe, Yunzhong, Wuyuan and Shuofang. In the 3rd year of Yuanshou of the West Han Dynasty, five subordinate states of the Huns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south bank of the Yellow River” as a special executive system. Moreover, the administrative domain of governor of Shuofang included such executive prefectures as Beidi, Shang, Xihe, shuofang, and Wuyuan.

**Key Words:** historical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geography; system of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the Erdos Tableland; military commander mansion of territorial possession